

许苑：我和我的情绪

闹表响的时候，许苑还睁着眼睛。她一夜未眠，身边躺着紧紧挤着她熟睡的女儿和大字形酣睡的丈夫。

在她身边自己的手机里，存着昨夜从丈夫手机里拍到的他出轨的证据。

丈夫昨夜回来得很晚——这很正常。但他可能是喝了酒或太累了，手机还亮着，就睡着了。许苑本想帮他把手机锁上、充上电，却一眼看到了跳出来的信息。

「你要是再不理我，下次人家不给你了哦~」

就像着了魔似的，许苑拿起那个手机，打开了那条信息。

发来信息的是一个头像很美丽的女孩子。她翻看了这女孩和丈夫的历史记录，得知他们是早已发生过关系的甜腻的情人。

所有证据一一用自己的手机拍下。但光凭这些，还不至于令每天疲倦至极的许苑一夜难眠。她看到丈夫频繁地对着情人抱怨自己。

「你不知道对着那样一个邋遢粗心又一点情趣都没有的女的有多反胃。」

「当初要不是因为她以死相逼，谁会娶她，她真是把我毁了。」

「你做的三明治特别好吃，宝贝儿。我从来没吃过。你真是贤妻良母。」

三明治的信息是昨天，昨天跟往常一样，许苑帮丈夫做了午餐带到公司。考虑到加热之后还好不好吃的问题，她做了不容易变腥的卤牛肉，是她卤了四个小时的。

虽然又累又气，但闹表响了。对一个主妇来说，除了起床绝无第二个选项。

她把女儿喊醒，往常她这样做时会特别小心不要打扰到应酬到很晚才回来的丈夫，今天因为一腔怒气，她声音和动作都特别粗暴。

女儿醒了，不敢撒娇，又没睡够，就蜷缩在那里不动。

「给你三分钟，起来穿衣服。」许苑冷冰冰地说。

丈夫听到这些，皱起眉头不耐烦地翻了个身。

早饭做好时，丈夫也起来了。

「怎么又是面条？！你平时也上点儿心吧，别的女的谁这么怠慢自己的老公？」

喂孩子吃早饭时，丈夫举着他的牙刷跑出来，怒气冲冲：「怎么还没买新牙刷？我都说了好几遍了！！」

许苑确实把这件事给忘了。她嘟囔着：「今天去买不就得了。」

「今天把我带回来那个羊腿给我爸妈送过去。别再忘了，再忘都要放坏了。你那个脑子能记得住什么？」

「我前天刚跑过一趟 B 市送鱼，怎么不一起让我送？那么远的路……」

「怎么了？还嫌麻烦？你一天天的什么事都没有，不应该多去看看我爸妈？！」

许苑有一万句话堵在心头，却化成一丝冷笑：「你妈又让我生儿子，我怎么说？」

丈夫听了，扭头看着她，眼神中满含着惊诧和不屑。「有病。」

他虽没有一句好话，，心情却不显得很坏。说完就哼起了歌。

许苑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感到百般委屈和烦躁涌上心头。她多想能跟他吵一架，大声地骂他，质问他：我到底哪里邋遢，哪里把你伺候得不好了？你干了肮脏的事也就罢了，为什么还能这样理直气壮地跟姘头来指责我？

但许苑说不出。她扭头看到孩子磨磨蹭蹭地不知道在捏什么东西，气不打一处来，粗暴地把孩子拖到门口。

一手提着羊腿，一手牵着孩子。出门晚了，20 分钟的路，只给许苑留下了 10 分钟。顾不得手被沉重的羊腿勒得生疼，只顾

着奋力赶路的时候，电话响了。

放开孩子的手，接起电话，是她的妈妈。

「小宝呀，」许苑的妈妈到现在还在叫她小宝：「我的手机呀，今天来电话就是不响，怎么回事啊？」

「又把静音键给碰到了吧？」许苑气喘吁吁地说，还不能忘了回头催促腾不出手牵着的女儿。小朋友赶得满头大汗，也追不上妈妈。

「咦？你这是什么态度？」许苑的妈妈慢腾腾地说：「我只是、有个小小的问题要问你，你就这样不耐烦了。等我老了，走不动路了，你还不得把我扔到养老院去？」

「不是的妈妈……」许苑连忙放软了语气：「我出门晚了，元元上学要迟到了，我正在路上……」

「啧。」妈妈响亮地啧过之后，却还要留出挺长时间的震慑空白：「你呀，从小就是这个样子。磨磨蹭蹭，毫无时间观念。要不阿文怎么总是对你不满意。效率，规划，这是做人最重要的。你连最简单的家庭主妇的工作都做不好，问题正是出在这里。」

「抱歉抱歉，我们来晚了。」到了学校，学校正要关门，接孩子的老师已经准备回教室了，见到许苑和孩子，老师又折了回来。妈妈还在絮絮叨叨地责备许苑「无能」，她也不顾上听了，一面连连道歉，一面紧着把自己的小孩往老师那里推。

许苑注意到今天接孩子的老师身边还站着一位女士，她 60 岁左右的样子，笑得很慈祥。这是这所幼儿园的创始人蒋校长，许苑知道，因为学校里就挂着她的画像。

「完了，今天学校来老领导检查工作了。」许苑这样想着，更奋力地推着自己的孩子。

谁知小朋友嚎啕大哭了起来。

「妈妈！妈妈！我要妈妈！！」她讨人厌地哭着，一边用小手胡乱揪着许苑手里提羊腿的袋子。那条羊腿重得离奇，早已把许苑的手指勒得痛极了。被孩子这样一拽，简直是钻心的疼。

「你怎么回事？！」许苑暴怒地扯下孩子的小手，用自己的手指头狠狠地戳着孩子的小肩膀，把小朋友戳得直往后退。「你都四岁了连痛痛快快进幼儿园也不会？！」

孩子哭得失控，简直可以说是尖叫了。「别哭了！」她怒吼。在怒吼期间，还不忘抱着歉意抬头对老师笑一笑。「现在！立刻！给我进去！！！再哭？！再哭我就不要你了，你就没有妈妈了张子元！！」

接孩子的老师很尴尬，她走出院门来拉住孩子的小手柔声哄着。孩子的小脸上满是绝望，她轻轻依靠在老师身边，总算答应跟着老师进去。

老师又对面红耳赤、脖子上的筋都在跳动的许苑说：「元元妈妈，您先冷静一下，我带孩子进去了。」

「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们来晚了。下次一定再早点起。」

孩子跟着老师进去的路上还在嚎啕哭泣，许苑连看也不想多看一眼，提着羊腿躲到了学校旁边的墙角。她靠在那里，胸中的暴怒还在熊熊燃烧。手被羊腿勒得剧痛，她感到无比的疲惫和绝望。但哪里还能休息呢？到公婆家的长途车快要发车了，要是赶不上，还得再等两个小时。这样二老中午就吃不上羊腿了。

正准备迈开双腿的时候，她听到了一个很温柔的声音。「好大的一条羊腿啊。」

转过头来，看到蒋校长笑咪咪地看着她。

「您是……蒋红安校长吧？」

「不是校长喽，已经退休了。」

「您今天来学校视察吧？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们今天起晚了。」

「别在意，我也不是来视察的，就是今天早晨起得早下楼晨练，经过学校就过来看看。」她那么悠闲，声音平稳又丝滑，就像滑溜溜的被子拂过许苑的心脏。她从老校长的面孔上、语气中，没有看到一丝一毫对她的不满——毕竟她是一个无力把孩子教养得乖顺、也没能按时把孩子送来学校的失败的母亲。

「你这是带着大羊腿要去哪啊？」

许苑的公婆住在 B 市，开车要一个半小时，乘坐长途车却要三个小时。这天巧了，蒋校长碰巧要去 B 市办事，热情地邀请许

苑坐她的车同去。许苑一开始觉得不好意思连连推辞，蒋校长又说，她在那里办事大概要半个小时，完了事就返程，许苑若是时间允许，再跟着她一起回来。

去一趟公婆这里，光往返就要六个小时，这一天就变得特别紧张，做什么都来不及了。再加上每次去了公婆总要找茬训话，又要耽搁好一阵子。碰巧有借口能早点返程，许苑忙不迭地答应了。

坐在蒋校长车上正尴尬着不知说什么好时，电话又来了。

不用说，又是许苑的妈妈。

「糟糕，把她老人家给忘了。」许苑嘀咕。

接起电话，那边自然极为不满。许苑当然不能怠慢她，却也不好意思把蒋校长晾着不管。对妈妈说了几次「一会儿给您回电话」，老人家却听不见，兀自说个没完。妈妈的教诲听了一辈子，可现在许苑三十多岁了，再听也还是一样，心慌、头晕，浑身不舒服。

「真不好意思……」总算挂掉电话，许苑一边对蒋校长道歉，一边难过地看到妈妈发来了三篇公众号文章。题目分别是：《自律给你力量》、《做了这几件事，是在害你的孩子》、《不要等到子欲养而亲不待才后悔！》。

「不自律，当妈不合格，不孝顺」，压根也不用点开看，妈妈的意思已经表达得很清楚了。

「刚才这是你妈妈打电话？」蒋校长问道。

「是，让您见笑了。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跟小孩似的被妈妈训斥。」

「你这话说反了，应该这么说：我都这么大了我妈还跟训小孩似的训我。」

蒋校长这样一说，许苑也轻松地笑了起来。

「我看你早晨特别着急，是不是工作很紧张啊？」蒋校长突然问，许苑脸马上就红了。她哪有什么工作，不过是个家庭主妇。家庭主妇白天啥事儿没有，不过就是赶赶长途车，给老人送点儿肉罢了。

「我没工作，就在家待着。」许苑讪笑。

「哟！那可不轻松啊。」

「在家待着还不轻松？」

「你想想，你有哪天是没什么事乱逛的？是不是觉得什么也没干，其实一点儿也没歇着？」蒋校长说。

「这倒是……」许苑答道：「大概是我妈说的，我效率太低了，所以才总显得忙忙叨叨的。」

「你妈妈也是全职妈妈吗？」

「不是不是，」许苑说起妈妈，倒是自豪了起来：「我妈妈是咱国内最早的一批 IT 工作人员，可能干了！」

「哦.....」蒋校长这一声意味深长：「所以她压根也没干过全职妈妈这个活儿呀。」

这个活儿？全职妈妈还算是个活？

「孩子的生活和教育全是你管吧？家里卫生和饮食全是你管吧？两边老人都是你一个人照顾吧？还有那一大堆哪里坏了，哪里要交费了，搬个家呀，换个家具呀，是不是都是你管？」

当然，全家就她没事干，她不干谁干？可被蒋校长这样一罗列，「活儿」还真不少。

「到了晚上，你老公下班了，你妈妈也下班了，你下得了班吗？都吃完饭了你不还得洗碗？孩子不还得管着？等她睡了，你还得收拾吧？这每天工时可长了去了。」

许苑听了，哈哈直笑。蒋校长认真地把全职妈妈说成是一份工作，连「工时」这种词都用上了。可蒋校长还没说完，她又说：「到了月底，他们都发工资了吧，到了年底，他们还有表彰大会呢。谁表彰你啊，谁给你发工资啊？」

「没有，没有，没人给我发奖状！」许苑觉得很久没有这么轻松地笑过了，可笑着笑着却又觉得有点委屈。

「全职妈妈，不能说是咱们社会上最辛苦的工作，也能说是跟别的工作并列最辛苦的工作了。你可别瞧不起自己的工作

呀。」

「您说得倒像真的似的，我家里可没人这样想。」别说她家了，谁家不会这样想？别的小朋友家长送孩子，都穿着整洁的职业装。只有许苑，早晨忙得不可开交时，经常穿着家居服就出门了。没工作、没本事，许苑一直深以为耻。

「我还想问问你，你生宝宝以前是做什么工作的？」

「我以前是个会计。」许苑答道。

「那生完宝宝怎么就辞职了呢？」

「她爸说，我挣得那几毛钱还不够喝西北风呢。」

「你是不是觉得，他是在说你的工作没价值，你没本事？」

当然啦。本来也没价值，本来也没本事啊。

「其实，他深层的意思是，你做全职妈妈，给家庭带来的价值大于你做会计的价值。你替代的是保姆、保洁，还有老人帮忙带孩子带来的健康方面产生的费用。你想想，是不是？」

说到这里，车子已经开到许苑公婆楼下了。约好半小时后蒋校长来接她，许苑提着羊腿往公婆家走时，脑袋晕乎乎的。蒋校长说得都没错，可为什么她就感受不到自己的能干和价值？

公公给她开门时，没有一点好脸色。许苑倒习以为常，像平常一样笑容满面，说明了来意，又把羊腿递了过去。婆婆倒是个

周到人，脸上还有点笑模样，让她坐下歇歇。可屁股刚在沙发上摆平，婆婆就开始了。

「我儿上班去啦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你看看，天天起早贪黑，多辛苦啊。」

起早贪黑？许苑想到他手机里那些令人恶心的对话，心中冷笑。起得倒是早，也不知道天天在哪里贪黑。婆婆还在说：

「但凡家里有人能分担分担，我儿子也不至于年纪轻轻累得这个样子。你看你爸，年轻的时候每天五点就能下班回来，还能出去打牌呢。」

公公在旁边一言不发。自从女儿元元出世，公公对她就没再笑过。仿佛她若不再生出一个大胖儿子，就不值得老人家咧一咧嘴。

「张文没多辛苦，起的比我晚，睡的比我早。」许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，这样回答了婆婆。

「你……你那能一样吗？你醒着也是闲着！」婆婆挺生气，客客气气的微笑也收了起来。

「也没闲着啊。」在蒋校长这么说之前，许苑还真没意识到自己每天做了多少事：「您看我现在不就没闲着吗？家里那么多家务没干呢，还得在这儿跟您聊天。」

「这……」婆婆搭不上话了，公公马上挺起腰板站了过来：

「你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得跟你妈聊天？谁求着你来了？」

「张文啊。」许苑说得平静，其实心里又怒又怕。

「你什么意思？！」

「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家里事很多，跑一趟 B 市一天又没了。张文孝顺，自己还不乐意出力。」

「你究竟出什么力了？这么大一条羊腿，你出一分钱了吗？嫁进门这么多年了，给我们买过什么像样的东西没有？钱也不挣，孩子也生不出来，你究竟出什么力了？」

许苑被公公气得笑起来。他这些年来倒光绷着脸，丑话果然憋着没有说出口。他到底不愿意直接说出「生不出儿子」这句话，竟然说出「生不出孩子」来了。合着元元已经四岁了，连个孩子都不是？

「原来您二老从来也不帮我们小家的忙，是因为元元是个女孩儿？」

公婆二老都僵住了。

「我从来没求过您，我觉得我是元元的妈妈，带元元当然得我自己来。但我就一个人，不可能又带孩子又上班去，我又不像您两位，命好，张文小时候厂里有托儿所，他奶奶当时也硬朗。连房子都是工厂分的，不像我们俩。」

提到房子，是因为他们俩住的是许苑妈妈名下的一套小两居。公婆都知道，被戳中了痛点。公公性格比较暴躁，马上就要爆发，婆婆却把他拦住了。

「苑啊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妈明白。但非要去你们那儿生活，不也是因为你吗？要不然，张文在我们厂里，你爸怎么提携他不成？这些咱们都不提了，最主要的就是你。男人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女人是什么？女人是后备军啊！后备军得把最重要的事放在心上，你说是不是？」

「最重要的事，就是生二胎吧？」

「还用说嘛。哪有女人不生儿子的。」

「我妈就没生儿子。」许苑表情僵硬。

「那不是赶上不让再生了吗？现在可不一样了。你说，你想要爸爸妈妈疼你，不得先做点什么吗？不然爸爸妈妈哪能平白就满意了呢？」

许苑听到这里，心头倒是一阵平静。她思忖了一会儿，开口道：「我知道您二老想抱孙子，张文也知道。也不是光您二位急，张文也急，这不是在外头给您又找了个儿媳妇吗。我也不再给您添堵了，回家我就跟他离了，咱们都清净。」

说完一看表，约好的半小时已经快到了。她坚决站起来，婆婆脸色煞白地拉她，她一把甩开了。

下楼时，蒋校长的车还没来，她站在路边，浑身哆嗦。她这辈子从来没有顶撞过长辈，这算是头一回。不知这到底是因为昨晚发现了张文的外遇，还是因为蒋校长的一席话？

这样对婆婆说了，后果会是什么样？不用猜，她立马就会给张文打电话。这样张文就会知道她偷看了他的手机。他会怎么样？认错吗？求饶吗？可许苑又想，他恐怕不会做这些。

「我找外遇，还不是被你逼的。」就连张文说这句话时的语气她都能想的出来。

想着想着，许苑难过得连肩膀都垂了下去。还好，容不得她继续想下去，蒋校长的车来了。

「又麻烦您了。」

「小事，别客气。我看你挺不高兴，刚才发生什么事了吗？」

「又被公婆怼了一顿，说我不上班，还生不出来儿子。」

「什么？」蒋校长夸张地瞪大了眼睛：「被这么说，你特生气吧？」

「当然，有点太生气了，我也说了几句，对他们两位挺不礼貌的。」

「你说什么了？」蒋校长温和地问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见到蒋校长的第一面，就让许苑觉得无比亲切。也或许是太久没有跟人说心里话，许苑一股脑就把方才的

你来我往都说了。就连「找了别的儿媳妇」也说了。

「……所以……你说的是真的？」

「是真的，我发现了。」

「跟他谈过没有？」

「没谈过。」为什么不谈呢？许苑也说不好。一般电视剧里演的不都是怒极的妻子把丈夫从睡梦中折腾起来，一顿斗殴吗？她却只顾着一个人躺着，痛苦煎熬地度过了一整晚。

「那你今天是第一回跟公公婆婆顶嘴？」

「第一回。」

「你觉得怎么样？轻松点儿了没有？」

「没有……」许苑活了三十多年，还是第一回被人问「那你现在的感觉怎么样」呢。

她毫无经验，只好认真地想、认真地感受了一下。

「害怕，后悔，激动，想着为什么不再忍忍。」

「为什么还想忍着呢？」

「我这么冲动什么都说了，不是添乱吗？本来不论怎样，总还能照样往下过吧。」

「你让我想起了一个小朋友。说是小朋友，现在也大学快毕业了。」蒋校长徐徐说道：「这孩子当时在我们班里，从来不跟人吵架。抢了我的，我就给你。打了我，我就装作没有这码事。看起来总是高高兴兴的，心情很平静。不哭不闹也守纪律。」

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，许苑心想。这有什么不对吗？

「我发现，他妈妈是一个特别强势的妈妈。在家里，没有任何东西是他自己真正拥有的。当然哭闹撒娇都不行，他妈妈对他期望很高，要他从小就像个大人样。」

我妈妈也是。许苑在心里想。

「我找他妈妈谈了几回，你猜怎么着？」蒋校长的表情显得很无奈：「他妈妈马上就把他转学走了。不过，最近这个孩子自己联系上了我。他因为很厉害的抑郁症已经辍学了，好不容易才考上的清华。可惜吧。」

「太可惜了……」考取名校一直是许苑妈妈对她的期望，但她当然没那个本事。若是考上了，怎么还会得抑郁症呢？

「人就像一个罐子，咱们的情绪，生气啊、委屈啊、高兴啊，就像水。有时往里蓄水，有时往外倒水，人才能好好待着，可你跟那孩子一样，不是罐子，是高压锅。没人掀开你们的罐子，你们闷久了，你猜猜会怎么样？」

会爆炸呀。许苑想了想问：「那我为啥没炸？」作为常用高压锅的主妇，答案显而易见，她马上自问自答道：「因为我有出

气孔？！」

「大概如此。所谓出气孔，就是有那么一个人，你可以随便把你的负面情绪发泄出去。那个人不会抛弃你，或者不敢怎么样。」

对许苑来说，那个人就是元元啊。原来她对元元那么凶不是「严厉」，而是「出气」。

不用蒋校长多说什么，许苑已经能明白这样做对孩子是不公平的。她难过地沉默着，车里一片寂静。蒋校长耐心地等着，许苑终于又开口说话了：「我不能再当一个高压锅了。」

「说得好！」蒋校长很高兴：「那你准备怎么办呢？」

这么一问，许苑又呆住了。是啊，她能怎么倒水？有话就说，她做得到吗？

「高压锅很难摇身一变变成茶壶的。你得琢磨琢磨，你是怎么变成高压锅的。人虽然生下来各不相同，但没有谁天生就是高压锅的。可能在你小时候，只要想发脾气或者想表达，就会得罪人，就会有后果吧？」

「是啊，是啊。」许苑随便一想，就想起了许多小时候的事情。

「那我们要解决高压锅的问题，就得从根源上解决。」

「怎么能从根源上解决？」回家跟妈妈打架？

「你就得回到小时候，重新学着对朋友和大人表达你的愤怒和情绪。」

许苑瞪大了眼睛，像不认识似的看着蒋校长。难道她有魔法？这就能掏出什么东西把她变回童年去？

蒋校长看着她的样子直笑。

「我要是有魔法就好了，把你们统统变小。可惜没有啊。那我只能创造一个环境，让你们在那里能完完全全地做小孩子。我把那个地方称为成人的幼儿园。」

「呵呵，哈哈哈，」许苑笑得尴尬：「这么大人了还能做回小孩子？」

「能的。一开始谁都尴尬，但我有办法让大家放松。你有空的时候可以过来看看。」

不过什么「变回小孩子」，许苑绝对不会做。做一个高压锅的事儿先暂且不提，至少拿孩子出气这种事不能再干了。

到了接孩子的时间。她每天站在幼儿园门口接孩子时都很烦躁。想着又要面对这个讨人厌的小东西，一点儿也没有想念和亲热。今天她的心情却不同了，也看到了不同的东西。孩子兴高采烈地从学校里出来，远远地见到她，马上「刷」地变了脸。四肢都拘束起来，脸上又挂起了叽叽歪歪令人恼火的表情。

孩子没有做错，错的是我。她这样想。

这个认知没有使她更轻松，反而在她已经背得很重的包袱上又加了重重的一块石头。

「元元，」她温柔地对牵到了手里的孩子说：「公园里有好多落叶，咱们去玩玩，好不好？」

她把孩子带去公园，金黄色和褐色的树叶堆了满地。踩上去沙沙地响。可孩子却不敢踩，她可怜巴巴地扭着手指站在路边。

许苑觉得很心疼，一时也不知道怎么破解孩子这个状态。毕竟，哪怕是昨天，如果孩子敢往里面踩一脚，她也要叫唤：「都是土！！脏死了！！」

她突然豁出去了。捧起一大堆枯叶，直接撒在了孩子身上。

孩子大吃一惊，接着就哈哈地笑了起来。母女两个在枯叶堆里玩得疯极了，当然弄得很狼狈。浑身是土，头发里也塞满了揉碎的枯叶。

玩够了，回到家，两个人一起嘻嘻哈哈地洗干净，衣服也丢进洗衣机里。孩子这一天对着许苑，叽叽喳喳，嘻嘻哈哈，很开朗，眼神里都是欣喜。她玩得尽兴，也很快地睡熟了。这时，许苑收到了一个微信新好友的邀请。漂亮的女孩头像像微商似的，但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是谁。

经过这样疲惫漫长混乱的一天，许苑实在没精力直起腰杆子来跟小三吵架了。丈夫还没回家，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女人在一起。她直截了当地问：「你想干什么？」

小三恐怕没料到她会这样说，久久没有回信息。终于，她发回了一张照片。

是张文熟睡的样子。

「他睡着了，今天就不回家了，我来跟姐姐说一声。」微笑脸。

许苑把手机丢得远远的，在孩子身边不敢出声地痛哭。哭完了，她做了一个决定。

第二天，送完元元，她就把自己整理了一番，前往蒋校长所说的「能变回小孩子的场所」。

她心想：「只是去看看。」

「可能的话，再跟蒋校长聊一聊。」

蒋校长的「成人幼儿园」就在「小孩幼儿园」附近的一栋公寓楼里。许苑「自己送自己」过去，感觉像女儿小时候送她去半日托班。下了电梯，她吃了一惊：这里装潢得完全是一个幼儿园的样子。色彩鲜艳，到处挂着画儿和作品，也有许多「玩具」。

许苑伸着脑袋找蒋校长，见到里面有好几位成年人。她当然觉得好奇，就偷偷多看了几眼。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躺在一堆软垫上，翘着脚丫子看「儿童绘本」；有一个跟她差不多大的女士，正在书桌前用电脑写东西。但她头上戴着亮晶晶的公主王冠，怀里抱着一个大娃娃，一边写还一边对大娃娃说话。最逗

趣的是，居然还有一位老大爷。他像个小孩一样坐在地板上，认真地拼火车轨道。拼好一块之后，就用小火车走一遍，试试看这轨道合理不合理。

「框嚓，框嚓，框嚓，嘟！嘟！！」老大爷嘴里叫着。许苑捂住嘴，怕自己笑出声。如果蒋校长没有把这里的事对她讲得清清楚楚，她恐怕会觉得这儿就像个精神病院。

蒋校长见她来了，脸上挂着温柔又欣喜的表情。

「大家都是高压锅吗？」许苑悄悄问。她突然觉得，蒋校长把「高压锅」这个概念植入了她的脑袋，已经是童趣的第一步了。

「不是，他们都有自己的问题。唯一的共同点是，他们的问题都需要回到小时候才能解决。所以在这里，他们忘记自己是个大人，就连那个必须得工作的女孩，我也要求她把工作当做游戏。有的孩子搭建积木，有的孩子画画，她写她的稿子，这些都是幼儿园上午自由选择的游戏。」

「他们看起来都很开心呀。」

「是呀，」蒋校长笑得好慈爱：「你的元元每天在幼儿园里也是这样的。」

真好。许苑想到自己每天沉浸在琐碎的家事中的样子，总是那样烦躁、忙乱。她一眼就看到房间的角落里布置了一块「过家家」区，那里有玩具娃娃，玩具厨房，还有玩具清洁工具。真

像我家呀，许苑想，如果能在那里玩一场，恐怕跟在家里做家务的感觉不一样吧。

不过，她只是过来看看，也如愿又跟蒋校长聊了一会儿。讲述了昨天跟孩子一起尽情玩耍的场景，蒋校长听了很开心。她说：「那你呢？你开心吗？」

她又这样问了，许苑只好又认真地想了一下：「开心，我从来没那样玩过。真的好开心。」

离开蒋校长的幼儿园，她回到家，马上又坠落回了原本的生活。妈妈又打电话来，催问到底什么时候回去看她，帮她弄手机。家务活干得千篇一律、无比烦躁，下午快要接孩子的时间，丈夫张文突然回来了。

「咱们谈谈吧。」他说。

「我快去接孩子了。」许苑表情很冷淡。心头的愤怒在沸腾，她突然想：「哇，高压锅快炸了。」

「这么早？」丈夫不耐烦地皱起眉头，许苑冷笑道：「你连孩子几点放学都不知道吗。」

「那就速战速决吧。你跟我妈说要离婚是怎么回事？」

许苑本能地慌了，对方的态度又这样毫无道理的咄咄逼人。不过她告诉自己：我要往外倒水，我不能爆炸。「你自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」

「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你对我连这点儿信任都没有吗？」

「没法儿有。」许苑掏出手机，把昨晚小三的聊天记录怼到他鼻子前面。如此铁证如山，谁知对方竟然早有准备：「这就是我同事，她追我好久了，昨天去帮她办乔迁派对，又不是只有我，全部门都去了。好几个都喝多了睡了一会儿，她非得找事儿。」

「哈？」许苑气得大笑：「你自己不是跟她说你老婆不理解你，把你的一生都毁了？不是你自己说她身娇体软，比谁都温柔？她朋友圈还参加模特培训呢，你们公司还有模特业务？」这么一来，张文果然恼羞成怒：「你竟然偷看我的手机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可怕？！」

他暴怒着走来走去，叨咕着：「过不下去了，过不下去了。」

反咬一口！倒成了我的错了！许苑一秒也待不下去了，她拿上包夺门而出。

距离接孩子还有四十五分钟，她站在街上，耳边突然响起蒋校长温柔的声音：「你的感受是什么？」

愤怒、痛苦、委屈。她这样对自己说。就像已经撑到极限的高压锅。这个样子去接孩子，恐怕又要吡吡地出气了。她想到昨天孩子快乐的样子，实在不忍心再伤害她。

许苑抹了抹眼泪，终于下定决心，直奔蒋校长的「成人幼儿园」。

这天，她又没带元元回姥姥家挨训，而是陪着孩子去了商场的游乐园。痛快地玩了一晚上回到家后，小孩昏昏欲睡时，许苑

对她说：「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妈妈今天也报名上幼儿园了。」

小朋友吃了一惊：「大人也可以上幼儿园吗？」

「是呀。跟你的幼儿园一样，有温柔的老师，也有小朋友。只不过小朋友们都是大人。」

「那你……」小朋友比比划划地说：「有没有加餐呀？」

「有，老师说每天下午都会有！」

「哇！我最喜欢加餐了！」

「你觉得妈妈这两天不一样吗？」许苑问。

小朋友迟疑地点了点头。

「妈妈以前很凶吧？」

小朋友不敢再点头了，她呆呆地躺着不动。

「元元，妈妈对你很严厉，是因为姥姥对妈妈就很严厉。可是我的幼儿园里有一个很好的老师，她告诉我，被严厉的妈妈训斥的小孩子很可怜。所以我就变了。元元，对不起。」

瘦瘦小小的小朋友听完什么也没有说，她过了一会儿就哆嗦了起来。许苑低头一看，孩子哭了。她抹着眼泪，委委屈屈，抽抽搭搭地躲在妈妈怀里哭着。许苑再也不觉得烦了，她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孩子。

「妈妈会好起来的。」许苑在心里坚定地说。

第二天，是许苑第一天正式入园的日子。蒋校长向大家介绍了她，她特别拘束，连小名也没有，自称是「许苑」。妈妈没有给她取小名，只喊她小宝。总不能让别人都叫她小宝宝吧。

虽然拘束，但在一众「小同学」中，她一眼就看到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子。他看起来只有二十多岁。虽然每个人的状态都像孩子一样放松和愉快，但这个男孩眼神特别清澈。不知为什么，许苑能感觉到：他好像也很喜欢我。

介绍后，她忸怩了一会儿，终于还是去了「过家家」区。摸摸这里，摸摸那里。娃娃质量真不错，回头给元元也买一个。哟！这个披萨做得跟真的似的。放烤箱里加热一下吧。

「你好，请问我可以尝尝你烤的披萨吗？」

来的人，正是刚才那个男孩。他叫晓杰，说话的声音很温柔。

「给～」许苑啼笑皆非。

「能一起玩吗？」

于是，这位晓杰就成了许苑在幼儿园的第一个好朋友。真正的孩子玩起来恐怕会非常吵闹，但晓杰和许苑都是安静的「孩子」。一样是做家务、带孩子，却显得特别温馨有趣。正如许苑所想，她几乎像别人一样，愉快地投入了这个游戏，一点儿也没有真正在家里做家务的痛苦感觉。

「上课啦，孩子们！」蒋校长突然说。大家都集中到她周围，那个用电脑写东西的女孩紧紧地靠在蒋校长身边，还把手指放在嘴里吮吸着。

今天课程的主题是：我和我的情绪。

「你在什么时候会觉得愤怒？」

被冤枉时，因为生了女孩被贬低时，忙不过来而被指责时。被丈夫背叛时，被丈夫反咬一口时。许苑心想。虽然想着，但却没有举手发言。别的「同学」都很积极。他们愤怒的事各不相同。

「愤怒时，你们会怎么做？」

「咬人！」发言的是年纪最大的那个大爷，他应该是在开玩笑，大家都哈哈地笑起来。

「我会发脾气，会哭，有时候会摔东西。」

「我会打人，」一个看起来三十多岁的男人说。许苑看着他强壮的样子，想到他有可能会打自己的妻子，不由得觉得可怕。但其他同学都没有因此而害怕。

「不能打人。」靠在蒋校长身上的女孩平静地对他说。

「是呀，打人虽然不行，但是我们有其他的方法，对不对？」

「可以打枕头。」别的同学积极发言。

许苑同学呢？蒋校长点名了。

「我会忍着。」她尴尬地说。

「然后呢？」晓杰问她，「你就不生气了吗？」

还气呀。这些愤怒永远都不会消失。许苑心想。

「我生气的时候喜欢自己待会儿。」晓杰说。

「等我不那么生气了，再去跟那个惹我生气的人谈。」

许苑想着晓杰的话。不那么生气时，就可以跟张文好好谈谈了吗？可以跟妈妈谈谈吗？

大家又讨论了悲伤、委屈、快乐、幸福等各种情绪。许苑没有怎么发言，但她跟着大家的话题在思考。这也是她第一次认真在想：我在什么时候会快乐，什么时候会悲伤。

快乐时，我是怎么表达的，悲伤时，我又是怎么表达的。

这些都逐一水落石出，她不会表达。她是一个高压锅。

连快乐都压在锅里的高压锅。

讨论课上完了，蒋校长邀请大家站起来跟着音乐，拉起手来跳舞。身边三十岁的男同学来拉许苑的手。许苑婚后这么多年没有碰触过任何人，突然被陌生人触摸到，她本能地像触电一样躲开了。

她僵硬地站在哪里，别的同学都看着她。

蒋校长也看着她。那眼神与其说是责备和疑惑，不如说是鼓励。

我的感受是尴尬，我的愿望是不要跳舞。我想说出来。

「我不想跳舞。」许苑说。

蒋校长大大地微笑起来，她说：「好呀，那你可以去玩别的啦。」

第一天上幼儿园，蒋校长对她的评价是「真棒」。新交到的好朋友晓杰对她说：「明天见。」这一切使许苑心里觉得很高兴。孩子放学后，她带着元元回了妈妈的妈妈家。手机的问题很容易解决，她笑着对妈妈说：「像您这么厉害的 IT 工程师，这个小问题恐怕只是借口吧？」

妈妈愣了一下，她说：「胡说八道什么呢。」

「您下次要是想我了，可以直接告诉我。我有时间就回来。」

许苑自己不太一样了。她放松了一点点，快乐了一点点，神奇的是，妈妈的责备也少了。

张文跟她谈了一次，不欢而散后，久久没再出现。他不再出现，家务神奇地变少了许多。

在幼儿园里，她除了晓杰之外，也结交了其他的朋友。当然，也有很多矛盾。其中她最不喜欢的就是那个说自己会打人的男

人。终于有一天，俩人爆发了冲突。对方找到蒋校长告状，说：「她抢我的小汽车！」

「我没有……」许苑觉得又委屈又气愤。说起来挺好笑，这冲突实实在在是小孩之间的那种，但许苑却不觉得好笑。她想起了她的丈夫对小三告的状：「她邋遢，自私，不关心我。」

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」蒋校长的样子仿佛这样的冲突再正常不过了，「你们说说发生了什么事？」

「这个是我拼的！她抢走了！」

「我没有……」许苑弱弱地重复。

「别着急。」蒋校长用温暖的手掌抚摸着许苑的手臂说：「你说说看。」

「我……我没有拿走，只是拿起来看看。我也不知道是你拼的，以为是教室里本来就有的。」

对方愣了一下。许苑看着他，想着：「我现在的感受是什么？我要不要说出来？」

「你能跟我说声对不起吗？」许苑这样问，虽然声音很弱，但眼神却很坚定。是蒋校长让她知道：「我的要求不过分，我可以这么说。」

「对不起。」男人很窘迫，但还是开口了。

「没关系。」

这一天「放学」后，许苑正带着元元在公园里玩，没想到竟然碰见了那个「男生」。他也带着自己的孩子在商场里玩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两个孩子竟然也是同班同学，马上就玩在一起。

「这么巧。」在幼儿园之外，那男人看起来状态和气质都不太一样了。

「哈哈，有点尴尬啊。」许苑笑着说。

「你是不是挺不喜欢我的？」男人突然问。不知为什么，这些在「幼儿园」里认识的人彼此之间有一种似乎可以畅所欲言的默契。

「是有一点……」许苑坦诚地说：「不过，我最近在跟我老公闹一些不愉快，你的脾气有点像他。」

「是吗？那怪不得了。」对方听完没有生气，倒顺畅地接受了这个原因，令许苑对他生出了朋友的好感。

「原来你就是元元的妈妈，我儿子叫抖抖。咱俩也是同学，以后可以一起带孩子玩了。」

对许苑来说，解开任何一个小小的不愉快的疙瘩，都是生命中极大的胜利。这成就感不光来自蒋校长时时刻刻的赞赏，更来自她自己。谁知道，这样愉快又单纯的相处时刻竟然刚好被许苑的丈夫撞上了。

抖抖爸爸马上看出气势汹汹冲过来的就是许苑口中的「正在闹不愉快的丈夫」，他说：「我看着他俩，你去好好谈谈吧。」

许苑想谈，却没有想到，张文完全误会了许苑和抖抖爸爸的关系。

「够可以的啊，你还有脸指责我？！」张文在商场里，众目睽睽之下就嚷嚷起来。

「那只是元元同学的爸爸！你发什么疯？！」许苑并不心虚，却害怕被吼。她不可自控地颤抖起来。

「你对着元元同学的爸爸笑得可够甜的！」确实，许苑在任何人面前都显得很拘束，只有幼儿园的那些人除外。虽然区别很小，但相处多年的丈夫还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区别。

正慌乱时，张文劈手抢过了她手中的手机。「你有病吗，我手机里可什么也没有！」许苑尴尬地说。

谁知张文翻看着她的微信，竟然怒极地冷笑起来。

他把那聊天记录展示给许苑看，竟然是许苑跟晓杰放学后的对话。

「我想到了一个特有意思的游戏，明天咱们一起玩。」晓杰说。

「你还有脸义正辞严地说我出轨？！」张文可以说是咬牙切齿。

许苑想起丈夫手机里的女孩儿说：「下次不给你玩了哦」。才意识到，在「龌龊」的人眼中，正常的话读起来是有深意的。

她感到受到了很大的侮辱，怒道：「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恶
心！」

丈夫不依不饶地继续说：「你跟我妈说我搞外遇要离婚，原来是
你着急要改嫁？」

「……」许苑感到万念俱灰，对眼前这个人失望到了极点。想
好好聊聊的愿望也不复存在了。她站起身来，硬邦邦地说：
「算了，随便你怎么想。咱们就这样分手吧。」

没等丈夫回答，许苑转身就走。她在心里暗暗地对自己说，虽
然不知道张文会不会答应，但从这一刻开始，我不再是过去的
许苑了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